

泰国的“同化”政策

许国栋

泰国是被普遍誉为对华人“同化”“最为成功，华人被同化的程度最深”的国家。^①泰国政府也认为“在东南亚各国中，华人在泰国是问题最少的少数民族”。^②总理差猜·春哈旺称中泰人民关系，“已是亲密到水乳交融一样不可分的程度”。^③正因为如此，研究泰国的“同化”政策就有深远意义，泰国“同化”政策实质是什么？何以能取得成功？认清这两个问题，不仅可以预测东南亚华人社会未来发展趋势，而且可以澄清在“同化”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点。要认清上述问题，首先要搞清华人在泰国被“同化程度最深”表现在哪些方面？是否深到失去民族特性、民族意识的程度。本文抱着这样的目的来研究被同化后的泰国华人社会，并着重从华人宗教信仰方面来考察，以便能更深刻地剖析泰国的“同化”政策。

泰国华人和华人社会

为了全面了解泰国华人现状，必须全面了解泰国华人和华人社会。

据1983年3月泰国政府公布的数字，全国华人总数达630万，占全泰人口13%，是主体民族泰族以外的最大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大观》的数字是400万左右，28万华侨。^④华人在泰国生活已有悠久历史，早在16世纪初在曼谷已形成华人区——奶街，并于1767年在潮州籍人郑达信（郑昭）领导下创立吞武里王朝。^⑤应该说，泰国华人在泰国扎

根很深，并基本上归化泰国，是泰国国民。这是考察泰国华人的基本出发点。泰国华人是一支很有特色队伍，最突出的有五大特点：

（一）泰国华人社会是一个带有浓厚潮州风情的社会

如果根据1983年3月的数字，在630万华人中，广东籍占567万，是华人总数90%，其中潮州人占441万，是华人总数的70%。潮州人成为泰国华人的主体。由于郑昭的关系，历史上有“王室华侨”之称。^⑥因而泰国华人社会有着浓厚潮州风情。最突出的是潮州话在华人中通行无阻，是华人社会的沟通媒介。在华人区“街头不时飘荡着悦耳的潮州戏曲。”由于潮州话成为泰国最流通的一种华语，“即使纯粹的泰族血统的人，在耳濡目染之下也时常讲几句潮语，以便广作交游。甚至泰国政府官员中，也有不少人会操流利潮语。”^⑦1987年《厦门日报》“漫游泰国唐人街”一文中也描绘，“步入曼谷唐人街，使人犹如置身于华人世界，华人招牌、华语和潮语畅行无阻，餐厅、酒楼中，客家、潮州、海南风味食品应有尽有。”^⑧

（二）组织完善的华人社团和活跃的会务

泰国现有华人社团400多个，单首都曼谷就有200多个，是海外华人社团最多的国家之一。新社团不断涌现，其中著名的有华文教师公会（1979）、泰华报人公益基金会（1980）、泰中促进投资贸易商会（1986年）、泰华文

化协会(1989年)等,1992年仅正式注册的宗亲会即达55个。这些社团可分为商会、同乡会馆、宗亲会和公益福利机构四大类,其中以宗乡会馆最多,以中华总商会为最高领导。泰国华人社团,还以组织机构健全而著名。

泰国华人社团的另一特点是会务很活跃。每社团实际上是一个华人小社会,管理了众多事务,包括文教卫生,宗教信仰以至生老病死的慈善和互济事业。潮州会馆辖有两所华文学校、一所泰文中学、两所幼儿园、三座神庙、三处山庄坟场,客属会馆辖下有一所学校、一所医院、一所养老院、六座神庙、两处山庄坟场,福建会馆辖下有一所学校、一所医院、两座神庙、两座山庄坟场。其他社团大体也是如此。而且近年来纷纷组团到中国拜祖省亲。如潮安同乡会自1979年以来已多次组团到广东寻根访祖。

所以泰国华人社会被视为“社团机构组织健全、会务活跃,使泰华社会具有较强的凝聚力”。^⑨

由于社团积极开展活动,所以华人社会拥有140多所华文学校,6家华文报社,其中《中华日报》、《京华中原报》、《星暹日报》和《世界日报》被列入全泰11家最有影响的大报之列。^⑩曼谷华人街是华人活动中心,而且范围在扩大,正沿湄南河两岸的石龙军路、萱莱莉、哒叻仔、谷庄及挽力形成华人的商业中心,“也成为华人社会的文化中心”。^⑪

(三) 华裔阶层的特殊作用

二次大战以前泰华两族通婚普遍,形成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华裔,也有人称之为侨生。现估计人数为1000万,占总人口1/5,这个阶层在历史上早已出现,拉玛五世初执政时的一次官员集会上,他下令:凡有中国血统的人站到左边。结果站左边的达90%。^⑫这也表明这一阶层的特点,大多是出类拔萃人物。因为他们出生时,同时有一个经济

地位较好的父亲和当地族人的母亲。他一出生就是泰国籍人,拥有泰国人应有的一切政治权利,所以处于较优裕的地位,也受过较良好的教育。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河部利夫教授在泰国逗留五个月,研究了“侨生问题”。他的结论是,“正是这种侨生社会才是领导泰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真正优秀阶层和寓示着华侨发展方向的路标。”^⑬也就是说,华裔的优越处境直接影响着华人的发展前景。

华裔现是政坛上的一支主力。1965—1966年由19位成员组成的内阁中华裔占12名,1986年大选中华裔86人当选众议员,成为由147名议员组成的众议院中“最大的职业团体”。^⑭

在华裔带动下,泰国华人参政意识较强。现各大政党中华裔成员迅速增加,出任领导者也不少,如道德正义党领袖卢全河(泰名查隆),团结党领袖黄闻波。

美国《世界日报》曾对华裔有一概括评价,称他们“都对泰国十分忠贞,也非常重视华人的心声。”^⑮混血儿华裔虽然不同于华人,带有较浓的泰人心态,但华裔对父系祖先及其故国怀有深厚感情。这从他们寻根访祖的活动得以证明。1989年5月内政部长巴曼·阿里缘山警上将访华期间,特地到广东潮阳渡头村祭祖,并献了“中泰友谊万古长青”和“中泰一家亲”的匾额。1990年6月曼谷市长詹龙也亲率亲属一行13人到广东澄海冠山乡寻根认祖。正如前副总理比柴所说“泰国华裔应对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感到自豪”,“认祖是天经地义的事”。^⑯

华裔是沟通华泰两族的桥梁,他们促进华泰两族的和睦相处,并增强了华人的安全感,解除了华人归化的精神压力。正如日本李国卿所说:“更重要的是,华侨与当地民族通婚所生的侨生,已经作为领导泰国政治经济事务的上层集团而存在于各个方面,建立巩固地位,这就保障了华人在泰国社会的

安全。”^①

(四) 华人是泰国文化素质较高的队伍。据1982年的统计, 泰国高等院校中华人学生占80%, 华人教授占90%, 到国外留学的学生中也占95%, 在全泰政府机关、大学、医院、研究所的公职人员中占60%”。^② 这意味着华人是泰国科技、文化和教育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是泰国政府严格限制华文教育的一个结果, 学生均接受义务教育, 中学都进入泰文中学读书, 因而能接受泰国文化的系统教育。加上华人家庭向来有重视子女培养的传统, 所以在泰国学校中华人子弟占较大比例, 且成绩较优。华人受过高等教育又有更多选择职业的机会。华人在科技文教领域的重要作用, 不仅提高华人在泰国社会地位, 而且助长华人民族自豪感, 增强华人民族意识和参政意识。

(五) 较为完整地保留民族传统文化

泰国华人是一支民族色彩较浓的队伍。尽管华文教育受到限制, 但并没有禁止使用华文。华人街华文招牌十分盛行, 而且保存了华文报刊。更突出的是华人民族习俗仍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中华民族的各种传统节日泰国华人都郑重其事地过节, 各大宗祠隆重的春秋二祭、祭祀祖先、欢度春节、清明节扫墓、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赏月以及佛教的盂兰节均是华人的重要节日。^③

泰国斯冬查认真考察华人后, 在“泰国小城镇中的华人和华裔”一文中认为, “华人是保留了相当多中华文化的群体。”^④ 泰国报刊也认为, “华人后裔并未因接受泰国文化而完全抛弃原有的文化习俗。”^⑤

华人保存中华传统文化和习俗, 最集中地体现在宗教信仰方面。这是本文所要阐述的主要问题。

泰国华人的宗教信仰

不少人认为泰华两族均信奉佛教, 是泰

国容易“同化”华人的重要因素。^⑥ 其实华人的传统信仰与泰国作为国教的佛教信仰, 有着本质差异。秦王拉玛六世(1910—1925年在位)就因此猛烈评击过华人的宗教信仰。他说, “我们的宗教, 目的在于能分明是非善恶。中国人信仰宗教完全是为了有利可图, 只要会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他们什么神都拜。”并以此攻击华人是“拜金主义者”、是“东方的犹太人。”^⑦

华人的传统宗教信仰是多神信仰, 除了儒教、道教和佛教, 还敬祀祖先以及敬奉各式各样的民族保护神。这种宗教信仰特点在泰国华人中表现最为突出、最为典型, 是泰国华人社会的一大特色。

日本学者市川信爱考察泰国华人后认为, 几乎闽粤两省的民间神在泰国都有。除了共同信奉的观音菩萨、福德正神、关帝圣君、天后妈祖和郑和外, 各籍以至县籍还各有自己的保护神, 各个会馆各自辖有自己的神庙。^⑧ 客家人的三奶夫人庙和关帝庙是泰国华人兴建最早的神庙。客家会馆所辖的神庙, 单在曼谷除上列两座外, 还有本头公庙、汉王庙、观音庙、吕公庙等六座。潮州人主要保护神是大峰祖师和七圣母(也称天后圣母), 潮州会馆在曼谷拥有三座神庙。海南人主要信奉天后圣母, 水尾娘娘和昭应英烈, 曼谷的嗒叻昭应庙是琼州人的信奉中心。^⑨ 福建会馆在曼谷辖有顺兴宫、福莲宫、新兴宫、妈祖宫和观音亭共五座神庙。而闽南各县籍又有自己的保护神, 安溪、永春和南安三会馆信奉清水祖师, 厦门和漳州会馆信奉保生大帝(吴本)。曼谷以外各地都有众多华人神宇, 单吞府一地就有大峰公庙、三德台、万顺将军庙、真君报德社、大伯公庙、张天师庙、福德祠、清水祖师堂和华人佛寺紫峰阁等。^⑩

这些神庙不仅是华人宗教活动的场所, 而且是华人活动和联络的中心, 对华族起着凝聚力的作用。华人的各属会馆几乎都是在

神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琼州会馆是以1879年兴建的昭应英烈庙作为活动中心,1900年才正式成立会馆。客家人于清同治初年兴建三王府庙作为活动中心,1900年兴建吕祖庙初创客家会馆。^②福建会馆是于1894年兴建顺兴宫作为活动中心,1911年创立福建公所,后改组为福建会馆仍以顺兴宫为会址。^③所以日本市川信爱说,“在诸位先辈领导下,早在100多年前,就建立各种神庙,通过宗教形式来加强团结。”^④

敬奉祖先是华人同泰人差异最大的信仰,泰族人是宗族观念极薄弱的民族,而华人重宗法关系。泰国现有宗亲会79家,是泰华社会一支重要社团,各自有宗祠作为联谊中心,每年春秋二祭是华人重大的民族传统活动。单海南人在曼谷的大宗祠就有文昌云氏大宗祠、海南陈社、韩氏画锦别墅、吴氏大宗祠等。华人佛寺还设有功德堂、各会馆坟场山庄也设有功德堂为华人提供供奉本家先人灵位的场所。可见华人敬奉祖先的观念仍然很强。

由于泰国以佛教为国教,泰国华人信奉佛教也特别盛行。但华人信奉的是中国传统的大乘佛教,同泰国的上座部小乘佛教,在仪式、教规、戒律以至教义上都有极大差异,是不同的两大教派。所以华人不仅拥有自己的寺院,而且自成体系、有自己的组织,独立管理,这就是泰国的佛教“华宗”。

华人在泰国很早就兴建自己的佛寺,吞武里王朝时(1767—1782年)兴建的普福寺是华人最早的寺院,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在尖竹汶府、北柳府和曼谷市中心又分别兴建三座佛寺,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在曼谷又兴建永福寺、甘露寺和龙莲寺。这为“华宗”佛教奠定了基础,随着僧人南来主持华寺,拉玛五世时(1868—1910年)正式形成了泰国佛教“华宗”。创始人是来自广东梅县的续行和尚。拉玛五世敕封续行和尚为“华宗大尊长”,这标志着佛教华宗的形成,

也表明华人的大乘佛教华宗被泰国所认可。

“华宗”已传七世,刚即位不久的是真顿大师,他于1991年获泰王敕封为“华宗大尊长”,1992年又因对佛教有杰出贡献,经国务院和僧务院推举,获公主颁发的最高荣誉奖座和证书。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是六世普净大师,他也是中国律宗第十九代传人,先后七次受泰王敕封,拥有“銮真达摩禄真萨”、“銮真伽那纳真情”和“华宗大尊长”等封号。使华宗大尊长的地位仅次于泰国僧王,也进一步巩固了华宗在泰国的地位。^⑤

佛教华宗现在泰国有大寺院三十多座,普福寺是最古老的华宗禅寺,普门报恩最为著名,有“庄严瑰玮为泰国佛教华寺之冠”的美称,作为世界各地来泰华僧住锡的佛光学苑是“最典型中国式宫殿方格佛寺。”^⑥此外还有众多精舍、觉苑、佛堂和俗家佛寺,构成一大华人宗教景观。

华宗佛教是一支庞大的华人社团,最高组织是华宗僧务委员会,管理各华宗寺院和华僧的事务。俗家华宗最高组织是中华佛学会,由华人上层人士,包括专家、学者,大多数是实业家名流为主体的组织,财力雄厚,便于与世界各地佛教交流,影响甚大。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是中华佛教居士林,下属有众多分林,单曼谷分林就有十多家。如西竺佛堂、保官亭佛教会。而保官亭佛教会各地又建立许多分会。最有名的佛教会有泰京莲华佛教社、暹罗龙华佛教社、义和念佛敬德社、大光佛教社,光华佛教会等。^⑦

华宗佛寺、神庙、宗祠、功德堂和山庄坟场不仅体现了华人独特的宗教信仰,也是华民族文化特征和传统习俗的体现,至今仍是泰国华人社会的重要标志。

华人宗教的存在体现了泰国对华人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新加坡崔贵强教授所说,“泰国政府对外来移民的宗教信仰,一向采取容忍放任政策。所以华人传统信仰的孔教、道教虽然在教义与仪式上与佛教相

异,但不仅与佛教并行不悖,且彼此融合,形成宗教上的混合。简而言之,泰华敬神拜佛是同时奉行。”^③

几个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对泰国华人可以得出如下明确的结论。

(一) 泰国华人社会并没有“式微”或“解体”,而是确确实实地存在。这不仅说明了华人社区的存在和发展,更重要的是证明了华人社会的三大标志,即华人社团、华文学校、华文报刊在泰国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发展。泰国华人社团为数众多,组织较健全,会务较活跃,是海外华人社会中比较典型、比较突出的一支队伍。^④

(二) 华人的民族文化没有消失,民族意识较强。关于华人的民族意识我将在下一个问题进一步说明。而华人的民族文化,包括宗教信仰在泰国华人中不仅存在而且较为突出,关于这一点已在本文中有较详尽说明,特别是民族传统和习俗都保存下来且带有浓厚潮州风情,使泰国华人的民族特性更为突出,更为典型。

(三) 华人被同化程度最深问题

所谓华人被同化程度最深,最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基本上归化,绝大多数加入泰籍;二是华人以泰国为家,效忠于新的祖国甚至改泰名、泰姓,表明华人落地生根的观念较强。三是接受泰国的文化,语言以至很多习俗,包括如合掌礼,进泰国的寺庙,同泰国人民一起过宋干节(泼水节)、甚至成年剃度出家等。

这是华人在泰国已生活了几百年、扎根深,特别是同泰国人民长期和睦相处,并已亲密到水乳交融的程度的必然结果。

有一些错误的观点,影响人们正确看待泰国华人被同化。其中之一是认为归化、认同于泰国,就没有华人社会的存在。如沈顺先生甚至认为华人也不能成为单一民

族。^⑤实际上华人的民族特性和民族意识绝不会因归化而消失。而这是判断一个民族是否存在的根本。另一种观点,认为华人接受了泰族文化与习俗就表明华人已被完全同化。其实判断一个民族是否被同化,不是在于她接受些什么,更重要的是她保留些什么,谁也无法证明华人已抛去了本民族的文化 and 习俗,何况接受泰族文化习俗正是华人的另一传统观念,就是入乡随俗。

特别应指出的一点是,绝不能以泰国混血儿华裔的心态来代表华人心态。泰国华裔虽然同华人有血缘关系,也以此为荣。但一出生就是泰国人,必然更多地接受泰国文化熏陶,所以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泰族意识也必然更多。

(四) 泰国同化政策的实质

泰国对华人的同化政策与其说是同化,不如说是实施一视同仁以达到民族和睦的政策,其实质是民族融合的政策。这也是泰国对华人政策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视同仁的民族和睦政策,从1975年中泰两国建交以来表现得越来越明确,这是泰国政府在历史实践中认识到的正确解决华人问题的最佳选择。除我在前面提到的1986年西提外长明确地提出这一政策外,1989年总理差猜也具体地加以了阐述,他说“在泰国居住的华人很多,与泰国人和睦相处,也是泰国国民之一,应一视同仁。华人在泰国仍保留着中华文化,风俗传统,实施华文教育,办学校,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得到法律所允许,华人后裔懂华文对繁荣泰国经济有很大好处。”^⑥

没有对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的尊重,实施民族平等,就不可能有水乳交融的民族和睦。《福建侨报》曾以“泰国成功的华人同化政策”为题,把泰国解决华人问题成功的原因归结为“政治待遇平等、社会地位平等、经商机会均等。”^⑦这是泰国对华人政策值得称颂和借鉴之所在。

(五) 泰国华人社会发展前景

泰国华人必然形成一个单一民族——华族，存在于泰国社会的大家庭，为泰国的繁荣富强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由两大因素所决定的。

首先是泰国政府无意剥夺华人的民族特性，清除华人的民族意识。这在1975年以来历届泰国领导人的讲话中已讲得很明确，而且实际上泰国政府已把华人当作一个民族来看待。国家安全院在对少数民族问题调查研究中，把华人当作一个少数民族。^③在户籍表册和身份证上，民族登记为“华族”。^④

再者是华人的民族意识根深蒂固。这种民族意识是几千年历史形成的，华人不论走到那里都带去了中华传统和习俗以及宗教信仰，于是组社团、建寺庙、建宗祠、办报刊、办学校，加上海外华人又有聚居习惯。这一切均保证了民族文化的延续。美国《世界日报》的“侨社传统组织与新兴力量”一文中指出了华人这一特点，“大家虽然在海外开创事业，但流在我们血液里的传统、习惯却是根深蒂固的”。同时指出，由于社团活动的开展，“华人聚在一起，民族感情就愈聚愈浓。”^⑤

东南亚各国在五六十年来，都不同程度地推行“同化”政策，但均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华人的民族意识根深蒂固。泰国曾严格地限制华文教育，其结果是促使华人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依恋，华文学校仍有140所以名校名义保存下来。泰国6所高等院校设有华文专业，修课的学生也大都为华裔，如朱拉隆功大学文学系改以汉语授课，1000多名学生均是华裔。^⑥泰国政府放宽华文教育限制，立即在华人社会掀起华语热。兴办中文培训班，或开展各种以学华语为内容的活动，如中华会馆举办华语演讲比赛、华语歌咏比赛等。^⑦华人社会领袖还积极筹办华文大学，京华银行董事长郑午楼等办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总商会

会长郑明如等办泰中技术大学。1992年春节前夕，泰国内阁通过“放宽华文教育方案”，被称为“泰国政府给予泰华社会一份意义深远的礼物。”^⑧

华人形成华族加入泰国民族大家庭，已是国际上不少专家学者考察泰国华人社会后的共同结论。美国社会学家高国麟说，“与其说泰国华人大多数被同化，不如说他们既是泰国人又是华人，具有双重身份。”并进一步指出，“东南亚华人并不是一个衰微中的民族，他们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华人又是东南亚人。”^⑨泰国曼谷出版的“国王庇荫下的华人二百年”中指出“泰国社会另一特点，是接受共存的两种方式，这一点可以从现今华裔身上证实。很多华人春节及其他中国节日时祭祀祖先，同时按照泰国佛教习俗剃度出家。换一种讲法，即华人后裔并未因接受泰国文化，而完全抛去自己原有习俗。”^⑩

(六) 盲目推崇或宣传同化论的危害性

泰国对华人政策的成功说明，以剥夺华人民族特性来消除华人民族意识，即完全同化于当地土著民族（或称为主民族），是不可能的。在泰国不存在，在其他国家更没有成功的先例。澳大利亚汉学家费茨尔指出，“即使消灭一个民族的语言，并不等于消灭一个民族。”^⑪巴素指出，“海外华人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中华文化在海外根深蒂固，本质是不变的。”^⑫

当前宣传同化论是有害的，必然会助长狭隘民族主义者歧视外来民族的情绪，同时这种同化论严重地阻碍民族间和睦共处，使华人在各国处于被压抑、被排斥地位，滋长民族对立甚至埋下民族仇视的祸根。特别现在，华人在各所在国的经济、科技上均发挥着重大作用，保护华人积极性，激发华人主人翁态度是极其重要的。

日本学者李国卿曾指出，“即使华侨取得当地国籍，但如果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

或社会活动方面都不能与当地国民一样受到同等待遇,而是受到不公平限制,那就无异于给把定居国视为自己新祖国并誓死献以忠诚的华侨泼上一盆冷水。在这种情况下,片面地要求华侨对居住国忠诚,这种要求本身就不合理。”^⑳

对同化问题有系统研究的丘立本先生也指出,“如果剥夺一个民族的文化教育、语言和传统宗教信仰,会造成华人心理上的压力和伤害,逆反作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这是以本民族为中心,是出于狭隘民族主义的心理,使统治民族处于统治地位、优越地位,这只能增强民族的对抗,实际上置少数民族、外来民族于被统治地位,是对他们人权的一种侵犯”。^㉑

泰国学者卡节派·巫律情在“泰国华人与政治问题”中也指出,“如果在法律或规例等方面华人子女未具与泰人同等权利者,应该予以修正增补,以免华人子女存有不入人或自卑之感。无论任何方面,华人子女当与泰人具有同等权利和义务。”^㉒

总之,对“同化论”只能持否定态度,宣传和提倡平等地对待华人,充分发挥其在居住国的作用,不仅使华人的正当权益得到维护,而且有利于所在国的民族和睦和国家富强,这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讲师)

注释:

- ①《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暨南大学1989年9月版,第87页。
- ②泰国国家安全院秘书长巴颂·顺诗立:“泰国少数民族调查研究报告”,〔泰〕《星暹日报》1986年10月18日。
- ③“从泰学研究看泰国华人”,〔泰〕《星暹日报》1990年10月27日。
- ④⑥⑫⑬⑰⑱〔日〕李国卿:《华人资本的形成和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66—96页,第271页,第217页。
- ⑤“华人移居泰国历史”,〔香港〕《华侨日报》1989年8月3日。

- ⑦“泰国的潮汕风情”,〔新〕《联合早报》1990年1月3日;《华声报》1990年1月23日。
- ⑧“漫游曼谷唐人街”,《厦门日报》1987年9月13日。
- ⑨《华侨华人大观》,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华声报》1990年1月23日。
- ⑩《泰国》(各国手册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239页。
- ⑪“战后泰国华人社会变迁初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1年4期。
- ⑫〔台北〕《中央日报》1988年2月22日。
- ⑬“泰国华文恐怕症完全解除”〔美〕《世界日报》1992年2月23日。
- ⑭〔新〕《联合早报》,转自《福建侨报》1988年10月16日。
- ⑮“八十年代泰国的华文教育”,《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1年1期。
- ⑯“热闹喧腾过新年”,〔台北〕《经济日报》1937年2月1日。
- ⑰斯冬查:“泰国小城镇中的华人与华裔”,转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2期。
- ⑱⑲“国王庇荫下的华人二百年”,转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3期。
- ⑳宋顺顺:“东南亚华人及其前途”,《东南亚华人问题研究》第70页。
- ㉑HARRY J BAENDE OP CIT 1967, PP. 204—221。
- ㉒⑳〔日本〕市川信爱:“泰国华人社会特点和各种华侨帮派的形成”,《南洋资料译丛》1981年3期。
- ㉓〔香港〕《华侨日报》1989年6月7日。
- ㉔⑳《福建华侨志》上卷,第207页,1989年12月版。
- ㉕《泰国华人社团史籍》,第9—16页。
- ㉖《各国宗教概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40—50页;《南洋佛教》,1988年233期。
- ㉗⑳《南洋佛教》,1976年89期。
- ㉘崔贵强:“泰国华人的同化问题”,《东南亚华人问题研究》第92页。
- ㉙《华侨华人大观》第13页;《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9年4期。
- ㉚〔泰国〕《星暹日报》1993年5月8日。
- ㉛〔泰国〕《星暹日报》1989年8月8日。
- ㉜《福建侨报》1990年6月17日。
- ㉝〔泰国〕《星暹日报》1986年10月18日。
- ㉞陈健民:“泰国华人政策和战后华人社会的变

(下转第39页)

1991年7月号。

⑤据1986年统计,泰国共有华侨华人482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绝大多数已成为泰国公民。

⑥参见〔泰〕积塔·罗哈温集、乃颂文·诗里巴猜:《华裔在泰国经济中的作用》,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83年第3—4期。

⑦见〔台湾〕《华侨经济年鉴》,1987年。

⑧据另一统计资料,泰国现有商业银行15家,其中12家是华资银行。参见泰国国家银行统计资料。

⑨⑩见广东华侨研究会:《侨情手册·泰国》,1991年版。

⑪据另一统计资料,陈弼臣、陈有汉父子金融财团,以盘谷银行为核心,在世界各地设立346家分行,1991年底资产估计超过80亿美元,是泰国最大的银行,又是全球最大的华裔资本银行。参见泰国国家银行统计资料。

⑫参见泰国国家银行统计资料。

⑬见〔泰〕蒲颂多·颂巴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泰国华人资本的变化》,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⑭见廖莉琼、温应乾:《从澄海县近年迁移者特征看潮汕侨县人口国际迁移趋势》,载《汕头侨史论丛》第2辑,1991年6月。

⑮⑯见云南《东南亚》1991年第2期,第28页,第33页。

⑰⑱同⑮第1期第45页、第2页。

⑲见云南《东南亚》1991年第3期,第39页。

⑳见张锡镇:《中泰关系四十年》,载《东南亚研究》,1990年第2期。

㉑见汕头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汕头经济特区投资指南》,1991年。

㉒参见汕头特区经济技术研究所:《潮汕侨县与经济特区建设》,载《汕头侨史论丛》,1989年版。

㉓㉔见〔泰〕江白潮:《论泰国华人社会并非实际存在》,载广东《东南亚研究》1989年第2期。

㉕见陈乔之:《论战后海外华人经济的国际化》,载广东《东南亚研究》1989年第2期。

㉖见〔新〕《联合早报》,1991年11月5日。

㉗见香港《大公报》,1989年8月16日。

(上接第33页)

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9年4期。

④“侨社的传统组织与新兴力量”,〔美国〕《世界日报》1991年3月24日。

④陈碧笙:《华侨华人问题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0页。

④〔泰国〕《星暹日报》1990年3月20日。

④“泰国华文恐怕症完全解除”,〔美国〕《世界日报》1992年2月23日。

④高国麟:“泰国华侨之双重身份”,转引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2期。

④转引自《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2期。

④崔贵强:“海外华人社会面面观”,〔新加坡〕《源》1961年14期。

④丘立本:“同化理论的衰落和原因”,《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2期。

④〔泰国〕《星暹日报》1987年3月16日。